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梨園外史 讀梨園外史 漫筆

壹園主人 《梨園外史》始於道光之世，所記多亂彈人材。或疑清初之王紫稼、陳紫雲輩，其事跡皆彰彰在人耳目，何以略而不書？豈以其崑曲遂削之耶！不知書中表彰崑曲甚力，並極寫一笛工曹心泉，則非不重崑曲者矣。其起自米喜子者，殆正以紫稼之徒，諸家載述已詳，不欲作此陳陳相因之文耳。為此說者，似未曉作者之意也。

或曰，有正史然後有外史。若梨園，固無所謂正史也。今名其書曰「外史」，可乎？曰：舊傳之外，史二十四家，皆記帝王事跡；乃小說家竟有《女仙外史》之作。豈女仙亦有正史耶？唐賽兒本末雖見明史，然他日清史告成，未必不略記晚季朝野沉迷戲曲之故實。則署名外史，奚為不可！且外史者，謂其體裁異於本紀列傳表志耳，豈曰正史之附庸哉！劉氏《史通》敘古之作家凡十類，其七為別傳。而漢季邴原、趙雲於陳承祚《三國志》未成之前，已有別傳流布於世矣。外史、別傳相去未大遠，不妨先正史而行之。

《外史》所記伶官，無慮千百，而皆實有其人，無一子虛烏有，非特不類他說部之詭托姓名，即羅貫中之《三國演義》，尚不免真偽雜陳，不能與《外史》同日語也。唯事跡不無點染之處，要亦未甚失其本來面目。左氏依經作傳，猶有人議其浮誇，況小說乎？

《外史》多記燕京風土，與孟元老之《東京夢華錄》、周密之《武林舊事》，用意略同，而偏於民俗，則可以補朱彝尊《日下舊聞》、孫承澤《春明夢餘錄》諸書之缺也。

說部記佛氏，多失其真。蓋不閱釋典，但信村巫之說耳。作《外史》者，則深於佛教，故其所述均無背謬。視紀曉嵐《閱微草堂》五種筆記之似佛非佛，相去遠矣。而不侈陳靈異，益見其氣象之莊嚴。昔楊仁山先生曰：佛教之理，平實而已。《外史》殆能得此意者歟！

《外史》事皆瑣細，故多用順手插敘之法，讀之似不經意，實則落筆時極難措手也。《石頭記》之文章，固妙絕千古，而語皆虛構，可以任我揮灑，不似《外史》之多係實錄，佈局更為不易云。

《外史》中，姚四、譚金福、楊月樓，皆避難入京。而姚用實寫，楊用虛寫，譚則虛實參半。三篇文字，各不相犯，非熟讀《水滸》不能措手。然《水滸》事跡離奇，不似《外史》之專寫凡庸，更難出色，此等處，又成積薪之勢矣。

《品花寶鑑》記杜琴言、蘇蕙芳，性情舉動，迥異恒流，猶是施耐庵、羅貫中描寫英雄舊例。《外史》中之王瑤卿，幾成後半部之主人翁，而述其生平，除技藝超群外，若無所長。《寶鑑》之言虛而不實，《外史》之言實而不虛，於斯見之矣。然瑤卿之出色，亦正在此等處。宋人謂仁宗無所能，但能作皇帝；徽宗無所能，但不能作皇帝。作者寫瑤卿，殆師此意耳。

《外史》僅十之三四出於潘鏡芙，其餘大抵陳墨香之筆耳。陳生平好作院本，其所撰述，凡百餘種。李阿迦最賞其《釵頭鳳》一折，曾贈以詩曰：「曲意爭矜玉茗堂，喉嚨拗折不思量。鳳城日日添歌管，協律誰如陳墨香。」而夫已氏肆其私見，乃妄詆陳為不甚佳，且並李譏之。是非顛倒，竟至於斯乎！但陳久已皈依佛氏，猶不捨此遊戲小道。視潘之晚年，絕跡歌場，不無遜色。即謂攻之者，為當頭棒喝，亦奚不可哉！調達害佛，於佛固未嘗無利益，悻悻與爭，恐不免貢高我慢之咎也。異時《外史》盛行，尤易騰人口說。昔仲尼日月，尚有問孔之王充，況虞初之支流，蓋不能杜萬世之評論矣。願陳生勿訶漢斯言。

清代禁演廟帝戲。吳朔嘗作小引云：「忠孝有傳，褻瀆是戒，沉侑觴原屬陶情，何演劇不思顧義，如今日酒筵宴演關聖之戲者。唯帝正氣既已贊成，遐方更多欽仰，豈必往牒相傳，不著聲名而赫奕。試觀今日崇祀，聿昭廣貌以輝煌，未知何物僉父傳奇，浸綴聲容於剗剗，遂令從來俗子宴會，箕踞玩賞於俳優。觀者竟以逢場何妨遊戲，演者猥為當局，愈入迷離。令亙古英雄，作當筵優孟，於理不順，於心不安。伏願賢主，移奉客之誠心，以奉忠義，詎使帶歡投轄，並乞佳客推敬主之雅志，以敬神明，安可取媚稱觴！肅此通告，揆凜同心。」當日之尊關如此，《外史》所載周祖培事，蓋實有之，非出附會也。

近人多作劇談，其勒為一書者則頗不多見。若演作評話，益難著手。倘非久與伶官周旋，安能述其起居，肖其口脛；何讀者如躬親其事，目見其人耶！而老於斯道者，類不能文，亦徒望洋興歎而已。不意陳則兼而有之，此其所以能成一部奇觀也，夫豈易言哉！

晚近清客，羨伶人之多金，動思鬻技。作者蓋深惜之。故凡值出身客串者，輒加貶絕，意在示戒。非不悅於前人也。讀者於此等處，不可囫圇吞棗，致負其苦口婆心。

《品花寶鑑》有袁瑤卿、蘇蕙芳，皆假設也。若《外史》之王瑤卿、王蕙芳，則實有其人矣。王瑤卿後更名瑤青，李阿迦贈以聯云：「瑤琴寶瑟天然好，青女素娥不老身。」既而謂人曰：「鶴頂格雖俗，幸語尚韻耳！」事在清亡後十餘年，故《外史》不載。蕙芳曾墜水不死，易哭庵有句云：「可惜如花王紫稼，竟同捉月李青蓮。」亦極工切。

《外史》第三十一回曰：「弱老伶漸失舊規模，生名且將開新氣象。」蓋謂異日旦色之盛，自王瑤卿始也。特瑤卿之局面，猶未及後來梅蘭芳、程硯秋、荀慧生、尚小雲四大名旦之宏遠。說者以為瑤卿為項羽，四旦如劉季，比擬極當。《品花寶鑑》「花選」，本以袁氏為冠，後竟以杜琴言為第一人，不啻為王作一預兆。豈命名偶合，即不免同一遭際也。斯亦不可解矣。

《外史》敘旦色，不評其陰私，想見其存心忠厚之至。且小說一涉淫邪，即為大雅所擯。作者不寫此類事，亦見文格之高。沈景倩不刊《金瓶梅》，世稱其有識。鏡芙、墨香蓋習聞之矣。況美男破老，更甚於閨房之褻穢乎！

《外史》記善惡因果，亦偶作果敬叔《勸戒十錄》口脛，與佛典儒書均不合，乃當時議論如此，非作者意也。

墨香之尊人子韜先生，好學而不著書，嘗敘高慎庵詩云：「士君子讀書談道數十年，思出其所學，以彌綸天下之缺憾，使人人皆適其意，而無不平之鳴。其始志也。及遭逢不偶，目擊時艱，而忠愛憤激之忱，固結盤鬱於胸中，卒無以自解。於是不得已而寄之於言，其用心亦良苦矣。乃不忍不言，又不忍盡言。委曲其言，言人所不能言；慷慨其言，言人所不敢言。人之佩其言者，各符乎意中所欲言，謂不可以無是言；而言之者，方切切私慮，以為徒托空言，言之不如其勿言，其用心之苦，更何如哉！高慎庵封翁，天資卓犖，壯歲游京師，不能得其志，凡所遊歷，托諸詩以寄梗概。一腔熱血，流溢於言表。自王子迄庚申，作「碧雲天遠」七律八十首，敷陳時事，聞之足戒。此外，或即景抒懷，或詠史觀世，其言悱惻纏綿，皆有關於人心世道。讀其詩者，當因其言以求其所以為言，然後可以知其不忍不言，且不欲徒托空言，而可與之言。封翁自序云：『詩之外有事在，詩之內有人在。』蓋已自言其立言之意矣。其哲嗣熙廷太史，近出封翁舊作，屬贅數言，以言封翁之言。餘不敏，何足以知封翁！但冀熙廷他日得出其所學，以彌綸天下之缺憾，措率土之民於昇平之域，使封翁忠愛憤嫉之忱，為之大慰。則封翁之言傳以人，而不僅傳以言，其言不癩傳乎？明王文成公有羽翼聖道之功，後世遂並海日翁而推崇之。其明效矣。熙廷勉旃。」先生蓋深知生於古人之後，不能以詞章與之爭衡，故持論如此；晚年欲效紀曉嵐作說部，亦未脫稿。今墨香之成《外史》，殆亦不肯先人遺意者歟！